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檄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彼使較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讓之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此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

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郁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善本來享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

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

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

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海越王遣太子嬰

齊入宿衛也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

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

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捷善本脫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惰怠良曰棘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惰怠傲慢也

考識曰穿宵脩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

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兒言蠻夷之人喁喁然向國

家風義願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

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

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

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善本

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康居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

志善本作患字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濟曰

者舉火以警候也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善曰張揖曰畫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福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陷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析分也珪玉也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善本作列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也骸音古才切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濟

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為至愚之人也綜曰無名言無善名也善曰謚猶號也取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宗信

文選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宗信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

去遠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

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之言非逃

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善曰誠信之

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弟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

言農時煩擾百姓

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書曰縣有蠻

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言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

之使皆知非大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玄德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

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操愛其才不責之善曰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

太祖太祖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

才而不咎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作國相字

守

銑曰刺史先主也相國謂

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

蓋聞明王

善本

主作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

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

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

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人能度之強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

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

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善曰史記秦二世

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

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塗水作之以

望北夷漢書曰王氏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浸盛羣下莫敢正言

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良曰鑒戒

也吕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

已也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善曰漢書曰張辟

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

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

王吕后死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於是

左氏傳閔子馬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

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

王道興隆光明融顯善本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

表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

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

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

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吕又曰吕祿吕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

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司空曹操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悺結徐璜竝作妖孽號食餐放橫傷化

虐民向曰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

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號食餐貪也

唐

文選四十四卷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館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食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鴉食人郭璞云為物貪棘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食者也狍音咆

**因賊假位輿金犖車壁輸貨權門**  
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也賊賄賂也輿犖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大尉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竊盜鼎**  
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  
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也

**操贅**  
職

**閹遺醜本無令**  
善曰周易曰

**德**  
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閹謂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

**獠**  
匹

**狡鋒協好亂樂禍**  
善曰

**續遇董卓侵**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

**官暴國**  
善曰董卓已見西征賦左氏傳欒鍼調樂書曰侵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  
官慢也失

**瑕取用**  
良曰提攜鼓奮也初卓命紹欲廢帝紹因橫刀長揖而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  
善曰魏志曰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善曰魏志曰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  
善曰魏志曰

**傷夷折劔六數喪**  
善曰魏志曰

**退**  
善曰魏志曰

**傷夷折劔六數喪**  
善曰魏志曰

**傷夷折劔六數喪**  
善曰魏志曰

師徒向曰夷殺匈奴也師徒眾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領兖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

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被以虎文獎蹠子威柄實羊質而被虎文

者乃紹蓋勸蹠以成威福之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蹠蹠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

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銑曰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剥元元殘賢害

善向曰割剥殘害也元元謂眾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

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偉天下知名且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

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善曰魏書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

奮臂舉州同聲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翰曰操為徐州刺史

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自踐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漢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推善本作彊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

起征金鼓響振布眾犇沮慈與切向曰援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

之軍眾奔壞也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多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

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充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洛陽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

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

王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

王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

也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沼陽衛京師脅遷謂迫

遷徙也天子而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

政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善曰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詔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宗謂上至此也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群

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君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

文選四十四卷

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百

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善曰

寮鉗口道路以目時政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善曰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修傲國人謗王王怒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真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

敢論時政但具真品故太尉揚善本作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懈眦懈被以非罪楚榜善本作參拜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

司也時素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

逆眦眦瞋目兒楚橫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

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素術借亂操託彪

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

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

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

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

奏報聞徹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

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

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善曰漢書曰孝文皇帝

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驩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

古之葬者松

柏以識其墳

過墮善本作

突無骸不露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

墓以取金寶而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

虐民毒施人鬼

加其細政荷善本作慘科防互設

露其骸骨也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善本字

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善本作帝都有吁嗟之怨

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苟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今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據也吁嗟

歎聲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

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虐

作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

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

也去質切加緒含覆善本作翼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

操與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

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撓女棟梁

孤弱漢室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

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

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蒯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彊寇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

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

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

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鋟善本作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鏃兵戈

露操不果成其謀也爾善本作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濟曰大軍紹自

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太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

**倉阻河為固**

翰曰震懼驚懼兒通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教倉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

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

**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隧**

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如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善曰莊子濂伯玉謂顏

闔曰汝不知夫蟾蜍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

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

善本作騁良弓勁弩之勢

濟曰戰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節也善曰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

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他荅切良曰紹甥高翰領并州越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漂二水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漂達于河

**而擗**

善本作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

善曰魏志曰

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善曰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比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倚戾足也

**庭**

善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

**以炳而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消**

善本無

**滅者哉**

向曰炳燒沃灌也燧火飛也舉炎盛之人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延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炳燒也說文曰

燹火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

別曠父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

恩歸也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布張湯善本作揚字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良

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揚以應曹

操揚醜之將駐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

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

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

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善曰呂布張揚已見九錫又尚書

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

謂士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

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

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

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

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調選擇也操

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

懼操不敢又操特善本作持字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善本作列字士立功之會

可不勛哉

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

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勛哉夫子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

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

良曰矯詐過誤來助

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善曰漢書以旅為助

舉以

譽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

四州竝進

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

為幽州

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

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

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

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齊曰部曲謂隊

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

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灋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灋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

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

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

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幾善本而作不處凶

危上聖之明也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制困而能通知智者之慮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

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空周漸漬荒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沈往而不反下善本無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

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異善本作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孫權小子未

辨菽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善

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濟曰領項膏

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

字不足誇刑書也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容其齊斧未聞

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

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譬猶鷩

角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鷩

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

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

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鷩郭璞曰鳥子須毋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

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

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鱖鑊之魚期於消爛

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

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鱖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

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銑曰三苗國名左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

公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光武

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書帝

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

文選四十四卷

上四

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主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

大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善本無也字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部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申子胥訓兵之嚙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貞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

作越軍良曰抗衡謂舉對以爭輕重也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迺亡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罄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事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補驕恣屈強猖猾始亂翰曰吳王濞高帝兄子也封於吳至景帝時乃舉兵叛於廣陵恣縱也屈強不順兒猖猾狂狡自始亂謂為亂首也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者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銑曰太尉周亞陽郡名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起 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

向曰罵惡言也凜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東越溪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

曾謂縱殺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賊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 何則天威不可當 善本有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凜

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于 善本 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 良曰

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踞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 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

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 善本無者字 十有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 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鷓鷓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

數言其多也 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 銑曰鈇槩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

餘遺也子餘也 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人靡有子遺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為叛亂 向曰馬超楊秋反於關中遺曹操討之超等與戰續次也 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宐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救諸將關西兵

精悍堅壁勿與戰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

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

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

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操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戎大兵也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操自潼關比渡未濟超赴舡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操乃

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寇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擊大破之

許公乃與寇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擊大破之

許公乃與寇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擊大破之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善本作尸千字萬流血漂楸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良曰漂浮也楸大楸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道

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翰曰逋竄逸失并散也鳴吠猶叛

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脣齒銑曰宋建

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焉善曰魏志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

建涼又鎮南將軍張魚負固不恭向曰張魯以鬼道教

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

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

兵旋旆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

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復整六師

長驅西征致天下誅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善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良曰偏將謂夏侯淵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

都也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

遂軍得其旌麾斬建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

犇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曹操西征張魯氏王寶茂恃險不服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進臨漢中則平陽善

作陽不守銑曰平陽關名曹操討張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操

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犇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向曰十

謂張魯之眾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志曰魯弟衛

夜遜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

狐突曰策巴夷王朴胡賓琮邑侯杜濩胡各帥種落名委質

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杜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

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

朴音浮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

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

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

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

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

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

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

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墻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而建約支善本作之字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親黨也

鯨鯢謂大戮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

城翰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戶

許市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福

善本作禍字於彼降禍善本作福字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夫執鳥善本作擊字鳥

之擊善本無先高攫但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善本有也字濟曰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

不伐吳之意也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討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今者枳棘翦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

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齊刊萬里

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

兵也百萬言多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皇中羌棘蒲墨反銑曰並戎狄號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

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惶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

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厄據庸蜀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益提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魏

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良曰

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善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操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

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

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禽禽獲疾

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毋破滅彊敵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

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

還歸國家濟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

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良曰曹操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還討眭固薛洪摎音流善尚開

城就化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摎尚留守射大曹操擊破布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大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太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穆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洪仁

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官渡善本作度字之役則張

郤烏音烏高與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操今此言高

與當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操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去與蓋有二名後

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操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操許

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善曰魏志曰操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之

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為內應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操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操進軍到洹水

由降游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審配兄子開門入兵

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翰曰焦觸叛熙犇烏丸觸等奉縣降操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尚熙犇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

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

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

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曰銑

凡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操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善曰西

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

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

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

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

小惠濟曰皆言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泥滯苟

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字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

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

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犇走今

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翰曰漢中地名曹操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

也曹操入漢中使張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遼以敢死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

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

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

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操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

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輔置東吳

甚 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

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誅一 **乃神靈之逋罪下人** 善本作 **所同**

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中逋亡

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

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

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何者去**

**就之道各有空也**

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空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 善本作 **學好古周泰明當**

**世雋彥德行脩明皆空膺受多福保又子孫** 翰

丞相謂曹操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

也言先且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

又曰保 **而周盛門戶無辜受** 善本作 **戮遺類流離湮**

**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

**堂構克** 善本作 **負析薪**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

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廢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

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

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向曰言顧陸竝吳之著姓皆象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而竝見驅

迹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

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竝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

治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

聖賢善本作賢聖字之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網羅也善

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寧鳩寧鳩決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鸚鵡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

漢是同鸚鵡之危也苕草莖也善曰韓詩曰鸚鵡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鸚鵡鸚鵡鳥名也鸚鵡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

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鸚鵡鸚也上乃

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鸚鵡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

葦也苕與苕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

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

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

大類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善本作應字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善曰未能如之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濟

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



猛虎絕其蹠

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者絆則怒絕蹠而去善曰魏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蠱音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繁亦可絕奔來降

也寧安復反也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

就向曰大雅去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也

忽朝陽之

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苕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軀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

善本作律令募謂以

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請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請至之言極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

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

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帥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

於蜀為眾兵所殺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

伐蜀平之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

**哲撥亂反正** 向曰太祖曹操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

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濟曰拯濟墜

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 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善曰

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

大也言廣大其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然江山之

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鴻業休德

**外異政殊俗** 銑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

俗殊也善曰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

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謂未被曹魏之化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

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也 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

遺言令討之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

**今王上聖**

**德欽明紹隆前緒** 良曰王上則陳留王也紹繼緒業也言有

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善曰主上陳

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翰曰宰輔謂

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布政**

**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銑曰協

邦百蠻言向化者眾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善曰毛

詩曰王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

禮曰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百姓勞役未已** 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

魏人而勞役未止也善曰毛詩曰哀我征

**夫獨為**

**是以命授六師龍其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

諸軍五道竝進 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

總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總  
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寇蜀  
古之行軍以仁為

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翰曰以仁謂不尚  
殘殺也動不為已

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 善曰司馬遷曰古者以  
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三王五帝以來也仁者生而

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  
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舜干

戚而服有苗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修文德舜干  
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指戚鉞也 善曰尚書曰帝

乃誕敷文德舜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翰  
曰

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閭里以存其  
義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  
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命也統理也戎

車兵車也 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  
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善本有  
之字訓以

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濟曰  
引大

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  
朝之心也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討之備有文句之辭元

元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  
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  
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胡善本作  
新字野困躓冀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弃同即異翰曰先主謂昭烈也靈帝末討賊有  
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

後歸曹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  
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

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 善曰蜀志曰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  
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

其後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曹操厚遇之  
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

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  
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  
地名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氏羌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  
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侵擾我氏羌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  
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侵擾我氏羌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  
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

濟曰故事遑暇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害賢人則伐之暴內陵外

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并

善本作併字

兵一向

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

力一向攻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

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

敵堂堂之陣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貌言以

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攻圪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犇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立也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蜀侯見擒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

吳漢伐滅之授首謂授戮也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

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

善本有也字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

則處之備聞謂摠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是非一姓善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視福於未萌

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

者避危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

於漢

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王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善曰毛詩序曰有

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默殷命殺武夷微子伐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蜀也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揚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 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

於常人 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

車騎將軍封吳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

為戎首咨困偏擒善本作禽字 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與母丘儉舉兵反司馬宣王擊大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

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子鴛

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將軍各賜關內侯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王謂皆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 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

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

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 壹等窮

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立曰為兵主曰戎首 壹等窮

跋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善本從木 而往

者哉善本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之 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

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 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

商不 變肆 去紮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向曰卵鳥

卵也重紮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紮卵之危降則長安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紮十二博棊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

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

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濟曰迷惑也 不反謂不降

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 善曰竝已見上文

各員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

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寅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良曰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大臣亦以為然也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以語難之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翰曰茂盛也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六世謂武帝

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

烏羣生霑濡洋溢

乎方外

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 善曰汪烏

黃切濊烏外切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

上

靡因朝冉從駮

江定策

存

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

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冉駮策印皆蜀郡西部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服虔曰冉駮印策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駮也文穎曰印今為都縣策今為定策縣皆屬越雋

略斯榆舉苞蒲

將報

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 善本有此一句

結軌還轅東鄉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歸以報命 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善本有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良曰

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收養也羈縻謂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

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

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案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

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案也左右侍者也相敬之辭也

且夫印笮西夷之與中

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

善本作已字

仁者不以德

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竝也其來

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彊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老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持以事

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

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人已見上文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

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

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衽之人也

僕常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良曰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

事也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

善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

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

皆安

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濫衍溢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太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

也字林去匹寸切善曰古漢書為至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為避水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善本有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

決江疏河澌

息移反善本作灑

沈澹災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

憂也埋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斯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浪切顏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尸無肢蒲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

臙也肢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繫臙而不生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肢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

躡也竹施切善曰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柰何女曰股無肢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

是也胼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齶音渥善齶楚角拘文牽俗

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及于無窮也脩誦習傳當世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閱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

萬世法也善曰鄧子展曰字詰去咳今故馳騫乎兼容并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

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也善曰已比且詩不云乎普天之

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三也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良曰普徧也毛詩

或以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

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2 149 38 929" data-label="Text">

教未加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



風也 善曰孟子曰故家 內之則 善本有 犯義侵禮於邊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 音

善本 作嚮而怨 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

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之 張揖曰為 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 善本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良曰至仁謂天

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 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

若大旱 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翰曰戾狠惡人也言很惡之人見係縲

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

匈奴也誚責勁彊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 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 銑曰號教令也 故乃關沫 沫 若徼 叫 牂 臧 牻 牻

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

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

江徼塞也以木柵水為 鏤靈山梁孫原 濟曰鏤靈山言鑿山

夷狄之界善曰沫音妹 鏤靈山梁孫原 金華縣鏤之者以紀

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 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

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

作橋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 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

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 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

疏逖不閉宵 晦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翰曰疏逖遠也

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暝昧之闇而得光明之耀也韋昭

曰宵梅憤切 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宵爽闇昧後得乎光明

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宵旦明也字林 以偃甲兵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

亦康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夫拯

人善本作民字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也務也向曰休美也

隕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

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漢書作陵夷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方將增泰善本作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鑿善本作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父鑿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

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

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告郭切善本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數

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

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鷦鷯於是諸大夫茫善

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

字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徙遷延而

辭避善本作退字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

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于夏遷延而退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丁未六月初八日李宗信雕





